

封氏間見記目錄

卷第一

道教

儒教



卷第二

文字

典籍

石經

卷第三

聲韻

制科

銓曹

卷第四

風憲

綱目

尊號

運次

降誕

金鷄

露布

旣使

定謚

明堂

武監

漳瀆

卷第五

鹵簿

公牙

官銜

頌德

壁記

豹直

燒尾

花燭

第宅

巾幘

圖畫

長嘯

卷第六

封氏間見記目錄

卷第一

道教

儒教



卷第二

文字

典籍

石經

卷第三

聲韻

制科

銓曹

卷第四

風憲

綱目

尊號

運次

降誕

金鷄

露布

旣使

定謚

明堂

武監

漳瀆

卷第五

鹵簿

公牙

官銜

頌德

壁記

豹直

燒尾

花燭

第宅

巾幘

圖畫

長嘯

卷第六

飲茶 打毬 拔河
繩妓 石誌 碑碣
羊虎 紙錢 道祭
忌日

卷第七

視物近遠 海潮 北方白虹
西風則雨 松柏西向 蜀無鬼鶴
月桂子 石鼓 絃歌驛

高唐館

卷第八

卷八

歷山 二朱山 繹山

羨里城 文宣王廟樹 孟嘗鑊

佛圖澄姓 巨骨 大魚腮

竊蟲 霹靂石 魚龍畏鉄

卷第九

剛正 淳信 端慤

貞介 謇諤 抗直

忠鯁 誠節 任使

禮遣 遷善 惠化

推讓 竒政 掩惡

松柏西向
以上五條
蜀無鬼鶴
一條不
全

解紛
卷第十

凌壓

除蠹

務尚

諷切

歡狎

祛怙

修復

贊成

討論

穎悟

敏速

避忘

戲論

失悞

謬識

查談

嘲翫

慙悚

狂譎

侮詭

目錄終

卷第十

封氏聞見記卷第一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道教

本自黃帝至老君祖述其言故稱為黃老之學戰國
時圓冠蒙莊之徒著書咸以黃老為宗師圓冠天瑞
篇引黃帝之書曰谷神不死是為玄牝玄牝之門是
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章黃帝之言而存
五子之內則老氏所書同出已明矣其後學道學儒
墨諸家分明各為一教漢武帝進用儒術黃老由是
見廢後漢桓帝夢見老子詔陳相孔壽立廟於苦縣

古志
四

刻石為銘令亳州真源縣即楚苦縣賴鄉也漢時屬
陳國郭緣生述征記云老子廟中有九井汲一井八
井皆動即其地也國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
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
父呼善行謂曰為吾語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
今年無賊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廟於其地
遂改浮山縣為神山縣拜善行為朝散大夫高祖乾
封元年還自岱嶽過真源詣老君廟追尊為玄元皇
帝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親講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
之二十九年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京師號

有餘文
自儒學乃
儒教

玄元宮諸州號裁極宮尋改西京玄元宮為太清宮
東京玄元宮為儒學復以諸生多不精勵遂廢州縣
學京師唯留國子生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興教誘
國朝已來州縣皆有博士縣則州補州則吏曹授焉
然博士無吏職唯主教授多以醇儒處之衣冠俊乂
耻居此任玄宗時西國學有明經進士州縣之學絕
無舉人於是勅停鄉貢一切令補學生然後得貢無
何中原有事乃復為鄉貢州縣博士學士唯二仲釋
奠行禮而已今上登極思弘教本吏部尚書顏真卿
奏請改諸州博士為文學品秩在參軍之上其中下

古今通考
卷之八

州學一事已上並同上州每令與司功參軍同試貢
舉并四季同巡縣點檢學生課其事業博士之為文
學自此始也流俗婦人多於孔廟祈子殊為褻慢有
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後魏孝文詔孔子廟不聽婦人
合雜祈非望之福然則龔俗所為有自來矣

封氏間見記卷第二

文字

黃帝史官蒼頡觀鳥獸之跡以作文字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則謂之字著於竹帛而文史九九千字所謂古文者也古有六体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推此六體文字大端可得而見矣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即其事焉至周宣王時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然不外六書之指大篆小篆六

籀文

名籀書與古文兼行春秋之時孔子之書六經皆古文也其後諸侯不統於王車塗異軌文字異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秦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李斯又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愛學篇皆依傍大篆或加省約謂之小篆于時獄官事繁篆書不給御史程邈有罪繫雲陽獄中變篆為隸以從簡易始皇善而用焉故秦時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二篆皆簡策所用三曰刻符施於符傳四曰摹印亦曰繆篆於印璽五曰蟲書為虫

象鳥之形施於幡信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七曰爰書
銘於戈戟八曰隸書於公府皆因事出變而立名者
也元長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
起為隸字言齊太公代六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
餘同今書故知隸書非始於秦世也按此隸書在春
秋之前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觀其省易有便於
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漢興多因秦制通行隸書古
文由是散逸古者十年入小學學者計十七能諷書
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郡太守課最者以
為書史平帝時徵沛人爰禮等說文字於未央庭中

隸書
卷九

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并前蒼頡等共四篇
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攝大司空甄豐等取四篇
校定文字頗改古文別為六體一曰古文孔子壁中
書也二曰奇字古文之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書所以摹印
也六曰虫鳥以為幡信也後漢和帝時始獲七千三
百八十四字安帝時許慎特加搜採九千之文始備
著為說文凡五百四十部皆從古為證備論字體詳
舉音訓其鄙俗所傳涉於詭妄者皆許氏之所不取
故說文至今為字學之宗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
卷凡一萬一千五百廿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晉

有呂忱更按羣典搜求異字復撰字林七卷六五百四十部凡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者是忱所益後魏楊承慶者復撰字統二十卷凡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亦憑說文為本其論字體特渡有異梁朝顧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此復有埤蒼廣蒼字指字括字苑字訓文字志文字譜之類乎相祖述名目漸多漢代又有草書故自蒼頡至於漢代書凡五變所謂古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是也南齊蕭子良撰文古之書五十二種鵠頭蚊脚懸針垂露龍爪仙人芝英倒

四
百

薤蛇書虫書偃波飛帛之屬皆狀其體勢而為之各雖義涉浮淺亦書家之前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書行書等並見施用餘多不行

典籍

漢承秦滅學武帝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成帝時秘藏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監李柱國校方技哀帝使向子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會羣篇著為七畧

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遷洛陽所載經傳二千餘西明帝尤重儒術爾後撰錄三倍於前董卓移都之際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歲典冊文章競共剖散圖書縑帛軍人以為惟囊及王允收而西者纔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弃其半長安之亂一時焚蕩魏氏採掇亡書藏三閣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簿秘書荀勗分經史子集為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末靡有子遺西晉著作郎李光以勗舊部校之在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其後中朝遺稍流江左

四部

宋元帝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萬五千七十四卷儉又別撰七志有經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志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又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梁初命秘書監任昉於文德殿內集藏衆書二萬三千一百六卷普通中阮孝緒更為七錄有典錄記傳錄子錄文集錄伎術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九十萬餘卷周師入郢並自焚之宋武入關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字赤

紙其文古拙魏孝文始鄴洛邑借書於齊祕府稍僅充實介朱之亂散落復多北齊迂鄴頗更搜聚後周定自書上八千其後增至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字僅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縑一疋校寫既定本還其主由是人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後經籍漸多煬帝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廊屋列以貯之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隋鄭公盡收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舩泝河西上行經底柱多被湮沒十存一二其目錄四部書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除凶書及刪去淺俗無益教理者現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著在隋書經籍志自後卷帙頗增開元中定四部目錄大凡五萬八百五十二卷此自漢以來典籍之大數也

石經

初太宗以經籍多有舛謬詔顏師古刊定頒之天下年代久傳寫不同開元以來省司將試舉人皆先納所習之本文字差舛輒以習本為定義或可通雖與官本不合主司務於收獎即放過天寶初勅改尚書

古文卷為今本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取準
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蒼共相
驗考參遂搦一作搦五聲經字樣書于太學講堂之
壁學者或就取正焉又頒字樣於天下俾為永制由
是省司停納習本後漢明帝時公卿言五經駁異請
開呂不韋塚是未焚詩書前論者以為古神武作相
自洛陽運之於鄴至河陽岸崩沒水其得至鄴者不
盈其半隋開皇六年又自鄴再入長安置於秘書內
省議欲補葺隋亂造立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
為秘書監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秘之本猶

經本

存秘府而石經自此亡矣天寶中余在太學與博士
諸生共論經籍失正為欲建議請立大唐石經迂延
未發而胡寇海內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
息嗚呼石經之事亦俟河之清也

聲韻

周顒好為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細有平上入之
異永明中沈約文詞精拔盛解音韻遂撰四聲譜文
章八病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以為自靈均已來此
秘未覩時王融劉繪苑雲之徒皆稱才子慕而扇之
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以古之

一作搦三
字正注
搦一本作
後

為詩取其宣道情志激揚政化但含微韻商意非切
急故能包含元氣骨体大全詩騷以降是也自聲病
之興動有拘制文章之体格壞矣隋朝陸法言與顏
魏諸公定南北音撰為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八字以為文楷式而先仙剛山之類分為別韻屬文
之士共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
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
爾後有孫愐之徒更以字書中閑字釀於切韻殊不
知為文之匪要是陸之畧也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真
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胡寇遷陵拔身濟河

韻海

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為湖州刺史重加補葺更於
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其
書於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
先起說文為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為證然
後注以諸家字書解釋既畢徵九經兩字以上取句
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倣此自有聲韻已來其
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大曆十二年入為刑
部尚書詣銀臺門進上之奉勅宣付秘閣賜絹五百

疋

封氏聞見記卷第二

封氏聞見記卷第三

貢舉

國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本乃按章疏試墨策十道秀才試方畧策三道進士試時務策五道考功負外職當考試其後舉人憚於方畧之科為秀才者殆絕而多趣明經進士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為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瑾並文辭俊楚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為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太宗恠無昌齡等名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懼之恐後生倣有變陛下風

有原字

俗上深然後之昌齡為長安尉坐贓罪解官而王瑾亦無所成高宗時進士難其選龍朔中勅左史董思恭與考功負外郎權崇同試貢舉思恭吳士輕脫洩進士問目三司推贓污狼籍後於西堂朝次告變免死除名流梧州開曜元年負外郎劉思立以進士準試時務策恐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道并帖小經玄宗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牙結明黨以相漁奪号之為棚推聲望者為棚頭權門貴盛無不走也以此熒惑主司視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禦開元二十四

年冬遂移貢舉屬於禮部侍郎姚奕頗振綱紀焉其
後明經停墨榮試口義并時務策三道進士改帖六
經加論語自是舉司多有聳牙孤絕倒拔築注之目
文士多於經不精至有白道舉塲者故進士以帖經
為大天宝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進士文名高
而帖落者時謂試時放過謂之贖帖十一年楊國忠
初知選事進士孫季卿曾謁國忠言禮部帖經之弊
大舉人有實才者帖經既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
然後帖經則無餘才矣國忠然之無何有勅進士先
試帖經仍前後兩一行是歲收人有倍常歲又舊例

試帖

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論而題目多為隱僻
策問王道舊例三通為時務策一通為商一一通為徵
事近者商畧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博通贍之才
難以應乎茲選矣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為登龍門解
褐多拜清繁十數年間擬迹廟堂輕薄者語曰及第
進士俯一作所視中黃即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
云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紀其姓名自
神龍已未迄于茲日名曰進士登科記六所以招示
前良發起後進也余初擢第太學諸人共書余姓名
於舊紀末進士張綽灤陽王東之曾孫也時初落第

兩手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李右相在廟堂進士王如泚者妻公女以伎術供奉玄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婿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更換與一及第上許之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暉以詔詣執政右相曰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暉曰與亦得不與亦得右相曰若尔未可與之明經進士國家取才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林甫即自聞奏取旨如泚賓朋讖賀車馬盈門忽中書下牒禮部王如泚依例考試聞者憫然失錯矣宝應二年楊綰為禮部侍

制科

即奏舉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請依鄉舉里選於是詔天下舉秀才孝廉而考試章條漸加繁密至於昇進德行未之能也其於應此科者蓋少遂罷之復為明經進士

制科

國朝於常舉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衆則天廣收才彥起家或拜中書舍人員外即次拾遺補闕玄宗御極特加精選下無滯才然制舉出身名望雖高猶居進士之下宦途之士自進士而歷清貫有八攜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

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不入五
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
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言此八
者尤為擢捷直登宰相不要歷餘官也同寮迂拜或
以此更相機弄御史張瓌兄弟八人其七人皆進士
出身一人制科擢第親故集會兄弟連榻令制科者
別坐謂之雜色以為笑樂舊舉人應及第開檢無籍
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書
時見榜云戶部報無籍記者昔傳說無姓殷后置於
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

籍考

也范睢改姓易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以霸張良謂
韓報讐變姓名而遊下邳漢祖用之為相則知籍者
所以計租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
可以籍弃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為今員外吹毛求瑕
務在駁放則小人也却尋歸路策藜杖着草衣田園
芸蕪鋤犂尚在所司不能奪特咨執政收之天下稱
美焉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文章并上著
述之輩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開元中
有唐頓上啓典一百三十卷穆元林上洪範外傳十
卷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義林二十卷辛

之謬上叙訓兩卷并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馮中庸
上政事錄十卷裴傑上史護異議高嶠上注後漢書
九十五卷如此者並量事授官或需賞賚亦一時之
美

銓曹

貞觀中天下豐饒士子皆樂鄉土不窺仕進至於官
員不充省符追人赴京參選遠州皆率衣糧以相資
送然猶辭訴求免選人至省便拜職官考滿即授牒
請處分吏部候人數滿百或二百即引試量書判注
擬乃無被放者故吏曹四時提衡畧無休暇貞觀十

年

年中書令馬周檢校吏部尚書始奏選人取所由文
解十月一日起首三月三十日畢先是侍郎唐皎銓
引選人問其穩便對曰家在蜀乃注吳有言親老在
江南即唱隴右有一信都人心希河朔恩給曰願得
淮淝即注漳塗間一尉由是大為選人作法取之往
往有情願者高宗龍翔初之後以不堪任職者衆遂出
長榜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弘道中魏克己為侍郎
放榜遂出得番者名街路喧譁甚為冬集人授接坐
此出為同州刺史同時鄧玄挺素無藻鑒又患消渴
選人作鄧渴詩榜之南院亦被貶為壽州則天如意

元年李志遠掌選有姓萬姓王者並被放私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萬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官後即加增文字志遠一見便覺曰今年銓覆數萬人摠知姓字何處有丁士乎此必萬王也令史並承伏久視中侍郎顧琮性公直時多權倖公行囑托琮不堪其弊常因官齋見壁畫指謂同位曰此亦至苦何不畫天官掌選乎陸元方常任天官侍郎臨終曰吾年當壽但以領選之日傷苦心神言訖而歿中宗景龍末崔湜鄭愔同執銓管數外倍留人及注擬不盡即用三考二百日關通夏不了又用兩考二百日關其或未

萬姓

能處置即且給公驗謂之比冬選人得官有二年不能上者有一人索遠得智乃注校書郎選司綱維紊壞皆以有崔鄭為口實愔坐贓貶江州員外司馬盧藏用承鄭氏之後尚有七百餘人未授官一切奏至冬處分大遭怨讎開元初宋璟為尚書李又盧從愿為侍郎大革前弊據關智人紀綱復振時選人王翰頗攻篇賦而跡浮偽乃竊定海內文士百有餘人分作九等高自標置與張說李邕並居第一自餘皆被排斥凌晨於吏部東街張之甚於長名觀者萬計莫不切齒從愿潛察獲欲奏處刑憲為勢門保持乃止

姜晦自兵部侍郎拜吏部從前銓中廊宇布棘以防
內外猶不克交通晦至盡去之大開門示無所禁初
囑置者晦輒知之占論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革銓
司舊制頗憂之既而銓綜流品皆得其銓叙而美聲
洋溢十四年玄宗在東都勅吏部置十銓以禮部侍
郎蘓頤刑部侍郎工部尚書盧從愨散騎常侍
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林魏州
刺史崔征鄭州刺史王岳荆府長史韋虛心等同掌
選分為十銓吏部窄狹乃權寄諸廳引注選人喧繁
滿于省闈明年銓注復歸之吏部承前所司注擬皆

選注

約官資陞降之時難於允愜侍郎裴光庭始奏立條
例謂之循資格自後皆率為標準舊良醞署丞門下
典儀大樂署丞皆流外之任國初東臯子王績始為
良醞丞太宗朝李義甫始為典儀府中宗時余從叔
希顏始為大樂丞三官從此並為清流所處開元中
河東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於萬年縣錄事
吏曹不敢注以詔執政將許之矣諸流外共見宰相
許云醞署丞等三官皆流外之職已被七人奪却唯有
赤縣錄事是某等清要今又被進士欲奪則某等一色
之人無措手足矣於是遂罷選曹每年皆先立榜版

懸之南院選人所通文書皆依版樣一字有違即被駁落至有三十年不得官者楊國忠為尚書創為押例選深者先授官有文狀闕失許續通不令駁放滯淹之流翕然歸美其五品已上及清要官吏部不注送名中書門下者各量資次臨時勅除歷任有淺深官資有高下故授任者或稱檢校或稱兼試知攝內供奉之類名目非一自頃諸

說
卷八

封氏聞見記卷第三

封氏聞見記卷第四

尊號

秦漢已來天子但稱皇帝無別徽號則天垂拱四年得瑞石於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號其石為寶圖於是羣臣上尊號請稱聖母神皇后稍加慈氏越古天冊金輪聖神等號中宗踐祚號應天神龍玄宗即位號開元神武後稍加為開元天地大宝聖文武神應道肅宗號先天文武孝感代宗號寶應元聖文武今上號聖文武神則天以女主臨朝苟順臣子一時之請受尊崇之號自後因為故事允文允武乃聖乃

尊號

神皇王盛稱莫或過此既以為祖父之稱又以為子孫之號雖顛之側之時有變易曷曾離此數代之後將無所迴避貞元初主上超然覺悟乃下詔去其徽號直稱皇帝合於古矣近歲百僚復請加尊號上守謙冲意不之許昔光武皇帝詔羣臣上書不得言聖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其謙冲之意大矣哉

運次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九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為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為義漢魏共遵劉說國家承隋氏火運故為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



也赭黃之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染義無所取高
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曆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
上自曹魏下自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
運之次勃迂闊未為當時所許天寶中昇平既久上
書言事者多為詭異以希進用有崔昌以勃舊說遂
以上間玄宗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
王皆屏黜之更以周漢為二王後是歲禮部試天下
造秀作土德惟新賦則其事也及揚國忠秉政自以
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鄭介二公
焉

降誕

近代風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會孤露之
後不宜以此日為歡會梁元帝少時每以誕載之晨
輒設齋講經洎阮脩容歿後此事亦絕太宗曾以降
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俗云生日可喜
樂以吾之情翻感恩因泣下中宗常以降誕宴侍臣
貴戚於內庭與學士聯句栢梁體詩然則國朝已來
此日皆有宴會玄宗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遂奏以
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百寮有獻承露囊者是日皇帝
御樓張樂傾城縱觀天下庶皆為賞樂其後又改為

天長鄧肅宗因前事以降誕日為天平地成節代宗雖不為節猶受諸方進獻今上即位詔公卿議吏部尚書顏真卿奏準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唯開元中始為之又復本意以為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賀故踴節日千秋萬歲之後尚存此日以為節假恐乖本意於是勅停之

金雞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於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雞以黃金為首建之於高幢之下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於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徒囚

金雞

至則搥其鼓案金雞魏晉已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書百官志云北齊尚書省有三公曹赦則掌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衛尉掌之北齊每有赦宥則於閭門前樹金雞三日而止萬人競就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即位大赦天下其日設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於光祿大夫司馬膺之曰赦建金雞其義何也荅曰按海中星占天雞星動必當有赦由是王以雞為候其後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先是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祖孝

徵與和士開讚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言孝琬為天子建金雞也齊王信之而殺孝琬登封嵩岳大赦改為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榭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為金雞

露布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謂之露布蓋自漢已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驚急輒露版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為盱眙太守與戚質固拒魏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板後魏

五十五

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宗恠而問之荅曰頃聞諸將獲賊二三驢馬皆為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推醜虜斬擒不多况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弥甚所以歛毫卷帛解而已然則露版古今通名也隋文帝時詔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於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自後因循至今不改近代諸露布大抵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体要不煩者鮮矣

匭使

則天垂拱元年初置匭使之制為方函四面各以方色東曰延恩西曰懷材南曰希於北曰聞達者投之南曰招諫匭匡政補過裨於政理者投之西曰申冤匭懷冤受屈無辜受刑者投之北曰通玄匭進獻賦頌涉於玄象者投之置匭使一人判官一人諫議大夫或拾遺補闕充其使專知受狀每夕進入以時處分餘付中書及理匭使使常以御史中丞或御史中為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於徃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為一匭依方色辨之漢時陳廣為潁川太守設詔籥言事

中為本
為之

者投書其中匭亦詔籥之流也梁武帝詔於謗木肺石旁各置一函橫議者投謗木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則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魚保宗者頗機巧工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之徐敬業於廣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刃車之屬至是為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暉自御史中丞坐貶羨州司馬天寶中玄宗以匭字聲似鬼改匭為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定謚

太常博士掌謚職事三品已上薨者故吏錄行狀申

尚書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擬議訖申省省司議定然後聞奏昔周公文王之子謚曰文公苟有令德不嫌同謚謚二字者一字為質一字為文或文或質蓋出當時禮官之意非定例也自漢魏已來雖道德之重先無爵者不加謚晉代王遵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甚失制度之本自是公卿無爵皆謚太宗朝鄭公魏徵玄宗朝梁公姚崇燕公張說廣平公宋璟郇公韋安石皆謚為文質二字人臣美謚無以加也非德望尤重不受此謚有唐已來五人同謚亦無嫌也代宗朝吏部尚書章涉薨太常博士程皓謚曰忠孝

忠孝

刑部尚書顏貞卿駁之出處事殊忠孝不並已為孝子不得為忠臣已為忠臣不得為孝子故求忠於孝豈先親而後君移孝於忠則出身而事主所以此馭而進不憚危險故王尊為忠臣思全而歸恐有毀傷故王陽為孝子則知晝之與夜本不相隨春之與秋豈宜同日且以為尚書志業高遠羽儀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衆議行稱謚固多美名何必忠孝兩施然後表德歷考前史恐無此事敢率愚見請更高量皓執前議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先於孝、於家則忠於國愛於父則敬於君脫愛敬齊焉則忠孝

一矣立君臣別上下不可以廢忠事父母承祭祀不可以虧孝忠孝之道人倫大經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聖人之教也至於忠孝不並有謂而言將由親在於家君危於國奉親則孰當閔主赴國則無能養親恩義相迫事或難兼故徐庶指心翻然辭蜀陵母刎頸卒令歸漢各求所志蓋取諸隨至若奉慈親當聖代出事主入事親忠孝兩全誰曰不可豈以不仕為孝捨親為忠哉况忠孝侯之傳鶚印唐堯之代即有此官伏念美名請依前謚有司不能駁

明堂

明堂

垂拱四年則天於東都造明堂為宗祀之所高三百尺又於明堂之北造天堂以侔佛像大風摧倒重營之火災延及明堂並盡無何又勅於其所復造明堂侔於舊制所鑄九州鼎置於明堂之下當中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其餘各依當面方並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都用餘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開元中改明堂為听政殿雖頗毀撤而宏規不改上金火珠迴出空外望之赫然省司試舉人作明堂火珠詩進士崔曙詩最清拔其詩曰正位開

重屋凌空大火珠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天爭光
微滅烟生望若無還知聖明代國室在神都史賊入
洛陽登明堂仰觀棟宇謂其徒曰大好舍屋又諸指
鼎曰糞料處亦大近洎殘孽奔走明堂與慈閣俱見
焚燒

武監

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太公廟春秋二仲上戊日釋奠
用張良配享牲用太牢軒懸之樂八佾之舞出師將
發日皆引辭京兆功曹盧若虛錄太公之後姜氏呂
氏尚氏齊氏盧氏柴氏慶氏國氏紀氏紹氏檀氏賀

司志
通志

氏指氏掌氏厲氏牽氏晏氏望氏獻氏易氏章氏謝
氏丁氏申氏營氏浦氏萊氏許氏蓋氏雍門氏東門
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 氏子功氏公旗氏公牛
氏盧滿氏祭公氏閭公氏仲長氏章仇氏等四十八
姓刻石為記禮部員外郎崔宗之制銘立于廟門天
室中太學生張綱上書請於太公廟置武監國子監
相對教習胄子春秋釋奠於先師太公一如國學文
宣王廟書寢不報

漳瀆

開元中拾遺蓋匡朝上書以江河淮濟各能獨達於

海故受四瀆之名按尚書注云漳水橫流入河今之
此水與古有異發源潞州東赴滄海有踰淮濟合著
瀆名請以漳水為一瀆并前為五以淮水配西岳漳
水配北岳濟水配中岳庶隨正方各得其宜陰陽克
和風雨時若奏工不許

封氏聞見記卷第四

封氏聞見記卷第五

鹵簿

輿駕行幸羽儀簿從謂之鹵簿自秦漢已來始有其名蔡邕獨斷載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之異而不詳鹵簿之儀案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櫓音義皆同鹵以甲為之所以捍敵賈誼曰過秦論云伏尸百萬流血漂鹵也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則案次導從故謂之鹵簿耳儀衛具五兵今不言他兵由以甲楯為名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但言鹵簿是舉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

鹵簿

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得同於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有他義也又百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扈養以從工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橫行顏監釋云謂跋扈縱恣而行也據顏此解乃讀從為放縱不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

公牙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

簿從本導從

馮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為公牙府門為牙門字稍訛變轉而為衙也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門外刻木為牙立於門側象獸牙軍將之行置牙竿首懸於上其羨一也

官銜

官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時選曹補受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為銜者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

銜尾

已去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頌德

在官有異政考秩已終吏人立碑頌德者皆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聞奏恩勅听許然後得建之故謂之頌德碑亦曰遺愛碑書稱樹之風聲者正此之謂六有身未去官諷動群吏外矯辭讓密相督責前代以來累有其事斯有識者之所羞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為國子司業頗振綱紀洎登廟堂見諸生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相率署石建碑子國學都堂之前

後因釋奠日百寮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戚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為此舉意色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琢滅覆之於南廊天寶末其石猶在林甫薨後楊國忠為左相兼總銓衡從其注擬皆約循資格至國忠創為押例選深者盡畧乃無才與不才也選人等求媚於時請立碑於尚書省門以頌聖主得賢臣之意勅京兆尹鮮于仲通撰文玄宗親改定數字鐫畢以金填改字處識者竊非之曰天子有善宰相能事青史自當書之古來豈有人君八臣自立碑之禮亂將作矣未數年果有馬

文苑
海內

蒐之難肅宗登極始除去其碑

壁記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叙官秩創置及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故為記之体貴其說事詳雅不為苟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辭褒美人材抑揚闕閱殊失記事之本意韋氏兩京記云即官盛寫壁記以紀當時前後遷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則壁記之出當是國朝已來始自臺省遂流郡邑耳

豹直

御史舊例初入臺倍直二十五日節假直日謂之伏
豹亦曰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倍直者皆有此名杜
易簡解伏豹之義云宿直者離家獨宿人情所貴其
人初蒙榮拜故以此相處伏豹者言衆官皆出已獨
留如藏伏之豹伺候待搏故云伏豹韓琬則解為爆
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爆余以為舊說南山赤豹愛其
毛體每霜露諸禽獸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故
古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
避雨露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蓋取不出之意初
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爆之

燒尾

也杜說雖不甚明粗得其意韓其疎矣

燒尾

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
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席變為人唯尾不化須
為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授如虎得為人本尾
猶在體氣既合方為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羊入群
乃為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
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子奢以燒羊事對之中宗時
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
部侍郎崔湜復舊官工命燒尾令於興慶池設食至

時勅衛尉陳設尚書省諸司各具綵舟遊勝飛樓綵
艦光奪霞日上與侍臣親貴臨焉既而吏部船為仗
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觴獻壽上問吏部船何在
崔湜步自北岸促之過戶部雙舸上結重樓兼胡梁
一部即呼至岸以紙書作吏部字帖牌上引至御前
大悅以為兵部不逮也俄見風吹動所帖之紙為嗣
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戶字大
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花燭

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婚却扇及觀花燭之事及有卜

古風

地安帳并拜堂之禮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
今上詔有司約古今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
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婚觀花燭及却扇詩並請依
古禮見舅姑於堂上薦棗栗服脩無拜堂之儀又瓊
帳起自北朝穹廬之制請皆不設唯於堂室中置帳
以紫綾幔為之又除俗禁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嫁
娶者云婦姑不相見按起居郎呂才奉太宗詔定宜
陰陽書五十卷並無此事今亦除之

第宅

太宗朝天下新承隋氏喪亂之後人尚儉素太子太

師魏徵當朝重臣也所居室宇卑陋太宗欲為營第
輒謙讓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為
造正堂五日而就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
焚之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弔高宗時中書侍郎
李義琰宅亦至褊迫義琰雖居相位在官清儉竟終
于方丈室之內高宗聞而嗟嘆遂勅將作造堂以安
靈座焉則天以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至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
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
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宝鈿井欄不知其價它物

古
今
考

稱是安祿山初承寵遇勅營甲第壞材之美為京城
第一太真妃諸姊妹第宅競為宏壯曾不十年皆相
次覆滅肅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即位宰輔
及朝士當權者爭修第舍頗為煩弊諫者以為土木
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中書令郭子儀勳伐蓋代所
居宅內諸院徃來乘車馬撞撞客於大門出入各不相
識詞人梁銍嘗賦詩曰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蓋
此之謂郭令曾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
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
是某築祇見人自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

容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中幘

近古用幅巾周武帝裁出脚向後幘髮故俗謂之幘頭至尊皇太子諸王及伏內供奉以羅為之其脚長士庶多以純縵而脚稍短幘頭之下別施巾象古冠下之幘也巾子制頂皆方平仗內即頭小而圓銳謂之內樣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玄宗嫌其異已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幘頭燕公服之謝玄宗大悅因此令內外官寮百姓並依此服自後巾子雖時有高下幘頭羅有厚薄大体不變焉近

幘
巾

日長安尉程李家好高中不曾改換未踰六十三度持入御史陸長源性滑稽在鄴中忽畏蟬翼羅幘尖巾子或譏之長源曰若有才雖以蜘蛛羅網裹一牛角有何不可若無才雖以卓瑛子裹一簸箕亦將何用先時吏部尚書劉晏裹頭至慢每裹但擎前後脚擻兩翅擻之都不抽挽或曰尚書何不抽兩翅晏曰兩邊通耶時人多哂之兵部尚書嚴武裹頭至緊將裹先以幘頭曳於盤水之上然後裹之名為水裹擻兩翅皆有褊數流俗多效焉

圖畫

國初闢立本善畫尤工寫真太宗之秦為王也使立
本圖秦府學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令學士褚亮為
讚今人間十八學士圖是也貞觀十七年又使立本
圖太原幕府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烟閣
太宗自為讚褚遂良題之其後侯君集謀逆將就刑
太宗與之訣流涕曰吾為卿不復上凌烟閣矣中宗
曾引修文館學士內燕因賜遊觀至凌烟閣見君集
像有半塗之傳云君集誅後將塗之太宗念其功而
止玄宗時以圖畫歲久恐漸微抹使闕霸重摹飾之
立本以高宗總章元年迁右相今之中書令也時人

立本
圖

號為冊書神化今西京延康坊立本舊宅西亭立本
所畫山水存焉則天朝薛稷亦善畫今尚書省考功
負外郎廳有稷畫鶴宋之間為讚工部尚書廳有稷
畫樹石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有稷畫鶴皆稱精絕
稷位至太子少保玄宗時王維特妙山水幽深之致
近古未有維終於尚書右丞鄭虔亦工山水名垂於
維勸善坊吏部尚書王方慶宅院有虔山水之跡為
時所重虔工書畫又工詩故有三絕之目而宦途逆
蹇終於台州司戶焉天寶中御史畢宏善畫古松凡
此數公皆負當時才名而兼擅工藝至若吳道玄畫

鬼神韓幹畫馬皆近時知名者也爾後畫者甚衆雖
有所長皆不度越前輩矣大曆中吳士姓顧以畫山
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先帖絹數十幅於地乃研墨
汁及調諸彩色各貯一器使數十人吹角擊鼓百人
齊聲噉叫顧子著錦襖錦纏頭飲酒半酣逸絹帖走
十餘匝取墨汁攤寫於絹上次寫諸色乃以長巾一
頭覆於所寫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迴環
既遍然後以筆墨隨勢開決為峯巒島嶼之狀夫畫
者澹雅之事今顧子瞑目鼓噪有戰之象其畫之妙
者乎

長嘯

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夫氣激於喉
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而謂之嘯言之濁可
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滅鬼神致不死蓋出
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
者哉故太上君授南極真人南極真人廣授成子廣
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舜演之為琴以授
禹自後或廢或續晉太行仙人孫公能以嘯得道而
無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不復聞矣嘯有十五
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

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鸞九曰
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十二曰劉公命鬼十三
曰阮氏逸韻十四曰正章十五曰畢章廣云其事出
道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樂則歌詠憂則嗟歎
思則吟嘯詩云有女仳離條其嘯矣顏延之五公詠
長嘯若懷人皆是也廣所云深溪虎古木鸞其狀聲
氣可笑至太上老君相次傳授舜演為琴崇飾過甚
非余所敢聞也按詩箋云嘯感口出聲也成公綏嘯
賦云動唇有曲發口成音而今之嘯者開口捲舌畧
無感舌之法孫氏云激於舌端非動唇之謂也天竺

同六

未有峨眉山道士姓陳來遊京邑善長嘯能作雷鼓
霹靂之音初則發聲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嗑馮
雷鼓之音忽復震駭聲如霹靂觀者莫不傾悚
封氏聞見記卷第五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飲茶

茶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本草云止熱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太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倣倣遂成風俗起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舖煎茶賣之不問道裕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効并煎茶灸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

通志

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闊色之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請為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具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為歡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請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復着毀茶論伯熊飲茶過度遂患風氣晚節亦不勸人多飲也吳主



孫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常昭飲酒不多皓密使茶茗以自代晉時謝玄詣陸納納無所供辨設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晝夜始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駟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恠焉續搜神記云有人因病能飲茗若一斛二斗有客勸飲過五升遂吐一物形如牛腩置枰中以茗澆之一斛二斗客云此名茗瘕

打球

打球古之戲鞠也漢書藝文志戲鞠二十五篇顏注云鞠以革為之實以物戲躡為戲戲鞠陳力之事故附

志
卷之五

於兵法戲音子六鞠音鉅六近俗聲訛踊鞠為毬字亦而從變馬非古也太宗常御安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人好為打球比亦令習曹一度觀之昨昇仙樓有群胡街裏打球欲令朕見此胡疑朕愛此騁為之以此思量帝王舉動豈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誠景雲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於黎園亭子賜觀打球吐蕃贊吐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請與漢敵上令伏內試之決數都吐蕃皆勝時玄宗為臨淄王中宗又令與嗣虢王邕附馬楊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玄宗東西駟突風迴電激所向無前吐

蓄功不獲施其都滿贊咄猶此僕射也中宗甚悅賜
強明縮數百段學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獻詩開元
天寶中玄宗數御樓觀打毬為事能者左縈右拂盤
旋宛轉殊可觀然馬或奔逸時傷致斃永泰中蘊門
山人劉綱於鄴下上書於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
則損人二則損馬為樂之方甚衆何必乘茲至危以
邀畧刻之歡耶薛公悅其言圖銅之言置於座右命
掌記陸長源為贊美之然打毬乃軍州常戲雖不能
廢時復為耳今樂人又有躡毬之戲綵畫木毬高一
二丈妓女登蹋毬轉而行縈迴去來無不如意古蹋

蹋之遺事也

拔河

拔河古謂之牽鈎襄漢風俗常以正旦望日為之相
傳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
絕古用蔑纜今民則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
繫小索數百條掛於前分二朋兩向齊挽當大絙之
中立大旗為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却者為勝就
者為輸名曰拔河中宗時曾以清明日御黎園毬場
命侍臣為拔河之戲時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宰相
五將軍為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秦勝不平請重定

不為改西朋竟輸僕射韋巨源少師康休環年老隨
絙而踣久不能興上大笑左右扶起玄宗數御樓設
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士庶觀者莫不
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為拔河賦其詞甚美時人競傳
之

繩妓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妓者先引
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
起繩之直如絃然後妓女以繩端躡足而上往來條
忽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屐而行

繩妓

之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五六尺或蹋肩蹈
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擲倒至繩還往曾無蹉跌皆
應嚴鼓之節真奇觀也衛士胡嘉隱作繩妓賦獻之
辭甚宏暢玄宗覽之大悅擢拜金吾倉曹參軍自胡
寇覆蕩伶倫分散外方始有此妓軍州宴會時或為
之

石誌

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立
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于禮經起元嘉中顏延之為
王琰石誌素施無鉉策故以紀行迹耳遂相祖習儲

一本重
妓字

一作素
族無名策

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榮不煩石銘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題版文原此旨將以千載之後陸谷迂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案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塚得銘云青州二十子東海女郎河東賈昊以為司馬越女嫁為荀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事然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

論古

賤通為之耳

碑碣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按儀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桓楹豐碑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絳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勲伐於碑上後又立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絳之像前漢碑甚少後漢碑蔡邕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揭而璽之注云如今題署

物藻書云廕寺前著其姓名注名揭杙也椽杙於廕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揭音揭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揭郭景純江賦云峩峩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是也其字本從人以石為墓碣因變為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体皆通隋氏制五品已上立碑皆螭首龜趺之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今近代碑稍衆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云吾為人作碑多矣惟郭有道無愧詞隋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為

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言也

羊虎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騏驎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壑如生前之像儀衛耳國朝因山為陵太宗葬九駿山門前亦立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蕃酋曾侍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後漢太尉楊震葬日有大鳥之祥因立石鳥像於墓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今方相立於側而罔兩畏虎與栢故墓前

立虎與栢或說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
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謂媪常在地中食死人
腦若欲殺之以栢東南枝捶其首由是墓側皆樹栢
此上兩說各異未詳孰是按禮經云天子墳高三堆
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栢大
夫樹楊士樹榆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栢大夫榆士
楊按禮經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之
左傳云尔墓之木拱矣又曰樹吾墓櫛仲尼卒弟子
各自他方持其異木樹之於墓蓋殷周已未墓樹有
尊卑之制不必專其罔象之故也風俗通又云汝南

新志

彭氏墓頭立石人石獸田家老母到市買數斤餌暑
熱行疲息石人下遺一斤餌客來見道行人因調之
云石人能愈病人來謝女轉相告語頭痛者摩石人
頭腹痛者摩石人腹病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乃曰
石賢士韜駢鞍擊帳帷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數
年稍自休歇樵子云石門於墓古之道耶蒼曰古不
崇墓况損人功而為觀乎非古也盧思道西征記云
新鄉城西有漢陽太守趙越墓北有碑有石柱
東南有亭以石柱為名然墓前石人石獸石柱之屬
自漢代而有之矣

斤一本作
片下同

一本漢下
有桂字
然下有則
字

紙錢

紙錢今代送葬為鑿紙錢積錢為山盛加雕飾昇以引柩案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後代既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其後率易從簡更用紙錢紙乃後漢蔡倫所造其錢紙魏晉已未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於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猶塗車芻靈之類古埋帛金錢合紙錢皆燒之皆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為也

道祭

玄宗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幕有假花假菓粉人麵獸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議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幙高至八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張雕鐫飾畫窮極技巧饌具牲牢復居其外大厝中太原節度辛景雲葬日諸道節度使人修范陽祭之盤最為高大尅木為廚遲鄭公突厥闔將之戲機閑動作不異於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日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線經者皆手擎布幕收哭觀戲事畢孝子陳語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疋滑

州節度令狐母亡隣境致祭昭義節度初於淇門載
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時於衛州大河中河舡工
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絳忻諸方并管内
滏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餘里連
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猶三四百貫牙相窺覘
競為新奇樞車輓過皆為弃物矣蓋自開闢至今奠
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忌日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
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

忌日

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烏晉書又載栢玄忌日與賓
客遊宴唯至時一哭而已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
約荅庾光祿書云忌日制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
制假前止是不為宴樂本不自封閉也如今世自處
者也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吊無不見人
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寔由世人以忌日不樂
而不能竟日興感以對賓客故弛懈放過自晦不與
外接設假之由寔在於此顏之推亦云忌日感慕故
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於深藏也
世人或端坐與室不好言笑卒有急迫寧無盡不見

之理其不知禮意乎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卷六

此條乃蜀無兔
鶴中語遠前年
載

前有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命左右賫兔鶴而往今蜀中鶴尚稀而兔已衆載祚
作西征記云開封縣東二佛寺余至此見鶴大小如
鳩戲時兩之相對祚江東人晉末漢劉裕西征姚泓
至開封縣始識鶴則江東舊亦無鶴梁武帝時候景
園臺城軍士燻鼠捕鶴而食數月之後殿鼠鶴皆盡
然則江東之有鶴亦當自北賫往耳周禮稱橘踰淮
北而為枳鸚鵡不踰濟汶則死地氣然也故春秋書
鸚鵡來巢然則禽獸草木中土所无異方而耒者衆
矣漢代張騫自西域得石榴首蓿之種今海內遍有

鸚鵡

長二丈餘葉餘國所獻也娑羅樹一名菩提葉似白

楊摩伽陀那國所獻也黃桃名金桃大如鵝卵康國
所獻也波羅稜藻葉似紅藍寔如蒺藜泥婆羅國所
獻也又有醋菜似慎火苦菜似豈胡芹渾提葱之屬
並自西域而耒色類甚衆異方禽獸象出南越馳出
北胡今皆自育於中國然不如本土之宜也

月桂子

垂拱四年三月之桂子降於台州臨海縣界十餘日
乃止司馬孟詵安撫使狄仁傑以聞編之史策月中
云有蟾蜍顧兔并桂樹相傳如此自昔未有親見之

孟詵新唐書隱說有孟

者曆家之說月行者南北道假令此月上當台州之分則他年月桂豈獨無子何至此月方始降也且月行一月一周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行一日當曆十二度有餘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十日之間月行遂遠桂子何得常留此處又月徑千里周迴三千里桂子若不弥漫三千里內亦不當專在台州咫尺之地日月麗天各有限域豈傾洞无底而有桂子漏乎桂子得下蟾兔之類何能不落况天與地相去極遠桂子小物從空而下飛揚縈轉无所不之叢介台州何為獨有或者台嶺與嶺南地接

海內

山多桂樹桂子多因風而至有若從天而來時人不加詳考謂之月桂郭景純云桂樹葉似杷而不著子據此則桂樹無子台州所見其他物乎宋之問台州作詩云桂子月中下天香雲外飄文士尚竒非事寔也

温湯

海內温湯甚衆有新豐驪山湯藍田石門湯岐州鳳泉湯同州北山湯河南陸渾湯汝州廣成湯兗州乾封湯邢州沙河湯此等諸軺軒來往無不吟諷以為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唐

月桂子下有石
鼓琴歌驛二條
今缺

揚南都新書此
等諸湯皆知名
之湯也並能愈疾
云

果按諸
往軒來
高唐館
李見南
新書上
半載缺

淮畔荆南各異方
若向此中求薦枕
參差笑煞楚襄
王讀者方解顏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歷山

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聳出俗謂之歷山以北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之井乾元中有魏炎者於此題詩曰齊州城東舜子郡邑人雖移井不改時間洎之動渌波猶謂重華井中在又曰西家今為定戒寺東家今為練戒寺一寺井中投一瓶兩井相搖響泮淥又曰濟南郡裏多沮茹娥皇女英汲引處竊向池中潛剛來澆菑畦上平流去炎雖文士其意如是則誠以為舜之所居也接

歷山

鄭玄歷山在河東應劭云在雷澤皇甫謐云在濟陰今東齊地名歷城與舜耕歷山其名相涉故俗人混同其說在河東者近是

二朱山

密州之東臨海有二山南曰大朱北曰小朱相傳云仙人朱仲所居也按朱仲漢時人仙傳所載不言所居若余朱仲未居之前山無名乎此西北數十里有春秋時淳于城淳于州國也吳楚之人謂居為于古謂朱州為朱然則此山當名州山也漢末崔琰於高密從鄭玄學遇黃中之亂泛海而南作述初賦其序

云登州山以望滄海據其處所正相合也大朱東南
海中有勾游島去岸三十里俗云勾踐曾游此島故
以名焉述初賦又云朝發于樓堂迴盼于勾榆頓食
于島山暮宿于郁州郁州今海州東海縣在海中晉
書石勒使季龍討青州刺史曹嶷之欲死保根余山
然則勾榆根余皆是一山之聲之訛變耳

繹山

兗州鄒繹山南面平復東西長數十步廣數步其處
生桐栢傳以禹貢繹陽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
異於常桐者諸山皆發地蕪土唯此山大石攢倚石

禹貢
繹山

間周迴皆通人行山中空虛故桐木絕響以是珎而
入貢也按漢書地理志下邳縣西有葛繹山古之繹
陽也郭緣生述征記云繹山在下邳西北多生梧桐
則禹貢繹陽下邳者是也鄒山記云鄒山蓋古之繹
山始皇刻碑處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
存按此地春秋時邾文公卜迂于繹者也始皇刻石
紀功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
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
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上官求請行
李登涉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

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間有繹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樂石學者不曉樂石之意顏師古云謂泗濱磬石作此碑始皇於瑯琊會稽諸山諸刻石皆無此語唯繹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羨里城

相州湯陰縣北有羨里城周迴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寔高於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曹子建語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為輔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負土既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觀

羨里城

此意見文王見囚之地紂使負土寔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按此東頓丘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寔郭緣生述征記云彭城郡有稅城云是崇侯冢自淮迄于淮河上城而寔中稅丘壘可阻謂之固然則小城而寔皆古人因依立冢以為保固子建所云負土既盈或承流俗之傳耳大曆中湯陰有一尉姓張與數人同行過羨里城或問此是何城張尉荅曰此是郭令公圍相州時所築或曰此是羨里城紂囚文王之處何南郭令公築張尉曰其比在河南是不知文王與紂事只將謂令公所

築也

文宣王廟樹

兗州曲阜縣文宣廟門內并殿西南各有栢葉松身之樹各高五六丈枯槁已久相傳夫子手植永嘉三年其樹枯死至壽元年門內之樹忽生枝葉乾封二年復枯俗稱千年木療心痛人多竊割剝之樹身漸細去地丈餘皆以泥累泥封猶不免焉亦有取為笏者色紫而其光澤肅宗時二樹猶在廣德初御史大夫李季卿河南宣慰過曲阜謁文宣王廟因遍尋魯中舊跡縣使一老人導引每至一所老人輒指云此

文宣王廟

是顏子陋巷此是魯靈光殿塔此是泮宮季卿聞之皆沉吟嗟賞曰此翁真魯人也次至池水復指之此是釣魚池季卿問曰何人釣魚老人對曰魯人靈光常此釣魚季卿曰魯人敗矣又於路側見古碑季卿問是誰碑諸君並不能對有一尉遽走至碑下仰讀其題云李君德政碑走還白云李君德政碑季卿笑曰此與魯人靈光何異

孟嘗鑊

青州城南佛寺中有古鐵鑊二口大者四十石小者三十石制作精巧又有一釜可受也八石似甕而有

耳相傳云是孟嘗君家宅鑊釜皆是孟嘗君之器也
至德初胡寇南侵司馬李任毀其大鑊以造兵伏其
小鑊及釜僧徒懇請得免至今以鑊燒長明灯釜以
貯油茶孟嘗君門客三千人當時應有此器然至今
千餘歲累經喪亂何能使茲二器如甘棠之勿翦乎
或恐傳者之妄

佛圖澄姓

邢州內丘縣西古中丘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
年所立也碑云太和上佛圖澄額者天竺大國附賓
小王之元子本姓濕所以言濕者恩潤理國澤被無

佛圖澄

外是以號之為濕案高僧傳名僧傳晉書藝術傳佛
圖澄並無此姓今云姓濕亦異聞也大曆中余因行
縣鉗於此寺讀碑見之寫寄陸長源長源大喜復書致謝

巨骨

李司徒勉在汴州曾出異骨一節上可為硯云在南
海時有遠方客所贈云是蜈蚣脊骨又太子少師薛
夢為邢州燭後亦有大骨面廣尺餘形圓有兩耳一
眼高可三四寸云涖州人掘漳河古堤於瓮中所得
刺史魏凌知夢愛奇故封寄焉題云關老王尾驛骨
凌與夢酒徒相狎故有此戲

大魚腮

海州土俗工畫節度令造海圖屏風二十合余時客海上偶於州門見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篾余問之其人云海魚腮中尾毛擬用作屏風貼因問所得云數十年前東海有大魚死於岸上收得此唯堪用為屏風貼前後所用無數今官造屏風搜求得此奇文異色澤似水牛角小頭似猪鬃大頭正方長四五寸廣可一寸六奇物也今人間大魚腮中鬣毛長不盈寸此物乃長四五尺魚亦大矣交廣記云吳時麤為廣州人或言蝦鬚有一丈長循不之信其人後故至東

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寄循魚腮長五尺無足
恠者

竊蟲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可見俗人以
其難見號竊蟲云有此者不祥余曾覩此蟲大如半
胡麻形如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暫
止須臾復振床壁窓戶之間暗黑之處多有之拾遺
孟匡朝貶賀州作竊蟲賦比之鬼魅似都不識此蟲

霹靂

人間往之見細石赤色形如小斧謂之霹靂斧云被

霹靂處皆得此物余曾於小朱山僧海德房中見一石與前後所見者皆相類問將此何用曰房中大石往年被霹靂為兩段於霹靂處得此俗謂之霹靂楔偶然收之無所用也案玄中記云玉門之山西有國山之上有廟國人歲歲出礮數千名曰霹靂給霹靂用從春至秋乃罷諸字書檢無礮字禮記有雜金鑽牛骨鑽音為祖合礮字石傍與金相類讀宜同矣盛弘之荊州記亦載南中雷神有洪五之事然則俗傳霹靂之石其信然乎夫雷者陰陽薄觸之為耳激怒尤盛或當其衝則謂之霹靂若以為神道譴怒而降

霹靂

之罰又何待一拳之石以成其威耶

魚龍畏鉄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漁高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於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頗多知遠甚以為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乃以鉄數萬斤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其言而塞穴前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於上流數里蓋金鉄味辛不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大曆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

池有人造劔於池內淬之蛇魚皆死余家井中有魚
數十頭因有急家人以藥杵投之於井信宿魚皆浮
出知魚亦畏鉄焉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封氏聞見記卷第九

剛正

狄仁傑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先修宮頓并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如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必致雷風之異欲別開路仁傑謂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如女之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無他变上聞之嘆曰可謂真丈夫也後為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吳楚風俗時加淫祀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神號為楚王廟所禱至多為吳人所憚仁傑先

蘇子

放檄書責其喪失江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除

淳信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置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置子姪以為言元方曰汝太奇豈可為錢而誑箇人

端慤

宋璟為廣府都督玄宗思之使內侍楊思勗馳驛往追璟拜恩就馬在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



軍貴倖殿庭因訴玄宗嗟嘆良久即拜刑部尚書

貞介

中書侍郎張鎬為河南節度鎮陳留後兼統江淮諸道將圖進取中官絡繹鎬起自布素一二年而登宰相正身特立不肯苟媚閹官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大為群閹所嫉其稱無經畧才徵入改為荆府長史未幾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

蹇諤

相里造為禮部郎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薰灼內外朝恩稱詔集百寮有所評議恃恩凌轢傍若無人宰

相里造

相元載已下唯之而已造挺然衆中抗言酬對往復數四畧無降屈之色朝恩不悅而去朝廷壯之

抗直

崔祐甫為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袞當國百寮仰止祐甫每見執政論事未嘗降屈舍人岑參初掌綸誥屢稱疾不宿直承旨人情所憚諸人雖咄之有辭而不能發崔獨見詔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於人岑舍人稱疾既久多有離局袞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當迂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袞默然無以奪之

也由是衡之及今上在諒闇哀矯制除崔為河南尹
星夜電發今上覺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
事而袞謫於嶺外

忠鯁

李惇為淄青節度判官使王衡弟頗于政惇屢言之
衡曰兄弟孤遺相長不忍失意惇曰君怜愛祗合訓
之以道何可使其縱恣也衡家又好祈禱車輿出入
人吏頗以為弊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諸客
別有所問惇曰惇前後頗獻愚直大夫不問用今又
問衡作色曰李十五好為詆訐惇曰忠言大夫謂之

問用作
能問

詆訐久任何蓋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命駕而去衡怒
甚不使追之時人皆謂惇有古人風

誠節

權臯為范陽節度掌書記祿山男慶和承恩尚主臯
在京親禮會畢歸本道知祿山有異謀出路托疾詐
死家人葬喪以歸封丘僅達而關東鼎沸臯微服變
姓名至臨淮於驛家傭賃款款知北方動靜故也尋
過江二京復肅宗發詔褒美拜起居郎辭疾不赴臯
以崎嶇喪亂脫身虎口遂無宦情在江外七年卒

任使

李太尉光弼鎮徐方北扼賊衝兼控諸兵馬緣征討之務則自處置倉儲府庫軍州差補一切並委判官張傑之明練庶務操割發遣應接如流綽有餘地諸將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與張傑判官商量將校見之禮數如見太尉無異由是上下清肅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之能任人

禮遣

張延賞為河南尹官人有過未嘗屈辱其所犯既頻灼然不可容者但謝遣之而已先自拜立與辭即令郡官祖送由是士子敬憚各自脩飭而河南大理

遷善

遷善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判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任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太尉與勅使打毬聞判官張傑至太尉與之盡禮荅拜神功大驚暮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與之荅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是幕賓使主先受拜之禮神功曰神功比來受判官拜大是罪過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請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比來錯受判官拜判官又不言成神功

之過今還判官拜一拜之諸判官避而不敢當遠近聞之莫不稱其弘量

惠化

閩伯嶼為袁州時征役繁重袁州先已殘破伯嶼專以惠化招撫逃亡皆復鄰境慕德襁負而耒數年之間漁商闡濬州境大理及移撫州閩州思恋百姓率而隨之伯嶼未行或已有先發伯嶼於所在江津見舟船問之皆云從袁州耒隨使居往撫州前後相繼津吏不能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如袁州之盛代宗聞之徵拜戶部侍郎未至而卒

得

推讓

高利自濠州改為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得粳米利款以讓前人發濠州所在故為淹泊候過限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奇政

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為大耻皆相勸勵無敢僭違賦稅常先諸縣去官竟不捶一人

掩惡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毀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為分雪之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寔不尔更說其人美事曾坐被人酷罵竟席無怒色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其雅重如此

解紛

熊曜為臨清尉以幹蠱聞太原守宋渾被人經採訪使論告使司差官領告事人就郡按之行至臨清曜欲解其事乃令曹官請假而權判司法及告事人至

五古
五古

寘之縣獄曜就加撫慰供其酒饌夜深屏人與語告以情事欲令逃匿其人初致前却見曜有必取之色慮不免遂許之曜令獄卒與脫鎖厚資給送出城并獄卒令逃竄天明吏白失囚曜馳赴郡具陳權判司法邂逅失囚太守李燈不之罪也為申採訪奉帖牒但令切加捕訪而已既失告者渾竟得無事

凌壓

嚴安之崔譚俱為赤尉譚力行猛政恐安名之出已右每事欲先之安之使五百執大杖引前譚則益寵其杖安之越寵譚亦轉寵之如此大如椽力不能舉

日謂行杖者之名
今之隸卒是也韓
之詩曰立名賊曹

安之遂令執小杖譚六細益其杖安之越細譚六轉細之如此至杖大如筋不能用安之患其患壓已遂都去其杖使五百空手而行譚果不能學

除蠹

崔立為雒縣有豪族陳氏為縣錄事家業殷富子弟復多蜀漢風俗縣官初臨豪家必先饋餉令丞已下皆與之平交初至陳氏欲循故事立逆呵之絲毫不入錄事心有悵惋至衙日恃其豪且盛謂立必不敢捐已禮數甚倨立叱五百曳之初猶負氣下杖良久乃稱乞命群官爭使人來救立並不聽杖之既困立

卷九

料其必死命曳去之出門少頃而卒而一縣驚駭陳氏子弟親屬數十人相率號哭闐塞階屏立使鎖閉衙門一一收錄取其子弟盡杖殺之其疏者皆決駢出因自詣郡具言陳氏豪暴日久謹已除之計其資產足充當縣一年租稅太守素知其事以申採訪云立不畏豪強為人除害使司大見褒賞奏立強幹特立請克採訪判官拜監察御史

封氏聞見記卷第九

封氏聞見記卷第十

務尚

蕭誠自務扎翰李邕恒自書言別書二人俱在南中
蕭有所書將謂稱意以呈李邕輒不許蕭疾其掩
已遂假作古帖數帖朝夕把翫令其故暗見者皆以
為數百年書也蕭詣邕云有右軍真跡宝之已久欲
呈大匠李欣然願見蕭故遲迴旬日未肯出也後因
論及李固請見曰許而不出得非誑乎蕭於是令家
童婦見取不得陽驚曰前某客未見之當被竊去李
誠以為信矣蕭良久曰吾置在某處遂忘之遽令走

在

出既至李尋繹久之不疑其詐云是真物平生未見
座者咸以為然數日蕭候邕賓客雲集因謂李曰公
常不許誠書昨所呈數紙幼時書何故呼為真跡鑿
將何在邕愕然曰試更取之及見畧開視置床上曰
子細看之亦未能好

諷切

賀知章為秘書監累年不迁張九齡罷相於朝中謂
賀曰九齡多事意不得與公迁轉以此為恨賀素恢
諧應聲荅曰知章蒙相公庇蔭不少張曰有何相庇賀
曰自相公在朝堂無人敢罵知章作獠罷相以來尔

汝單字稍、還動九齡大慚

歡狎

鄭昉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間曾被飄瓦所擊頭
血淋漓西玉簪俱折家人惶遽來視外甥王在後至
曰二十舅今日頭璧俱碎昉大叫曰我不痛裏亟命
酒酣興盡昉後至戶部負外郎滁州刺史云

祛怙

御史大夫鄧景山為揚州節度有白岑者善療發背
海外有名而深秘其方雖權要求者皆不與真本景
山常急之會岑為人所詔景山故令深加按劾以出

海山

其方岑懼死使男婦取呈上景山得方寫數十本榜
諸衢路乃寬其獄

修渡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親書其一於郡
門內紀同時臺省擢牧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
門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時顏之推俱於平
原太守至真卿允三典茲郡其一是東方朔席碑鐫
刻既畢屬幽方起逆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胡寇陷
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晁好事之士
也掘碑使立於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

之都門時顏任撫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顏經艱故對之愴然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為修立非所望也即日專使賫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御史大夫

贊成

天寶歲協律郎鄭虔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草藁告虔私修國史虔聞而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受廣文館博士虔所焚書既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為廣文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元明元明請名會

稗取爾雅序會稗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稗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即此之謂也

討論

著作郎孔至二十傳儒學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為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垧燕公之子也盛承寵眷見至所撰謂弟垧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你事而妄為升降垧素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常述諳練士族舉朝共推商確姻親成就語訪至書初成以呈常公常公以為可行也及聞垧言至懼將追改之以情告常公曰孔至

休矣大丈夫奮筆將為千載楷則奈何以一言而自
動搖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復改

穎悟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之間遍能
五經上書自舉并云一遍能誦千言勅付中書考試
燕公問曰學士能一遍誦千言能十遍誦萬言乎對
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一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
可十遍誦之敬忠依命危坐而讀每遍畫地記讀之
七遍起曰此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
遍即是十遍誦得今七遍誦得何要滿十燕公執本

卷八

臨試觀覽不假而敬忠誦之已畢不差一字見者莫
不嗟嘆即日聞奏恩命引對賜綠衣一副兼賞物拜
東宮衙佐乃直集賢侍講毛詩百餘日中三度改官
特承眷遇為儕類所嫉中毒而卒

敏速

天寶中漢中州雒縣尉張陟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
須中書考試陟令善書者三十人各令操紙執筆而
席環庭而座俱占題目身自巡席依題口授言訖即
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仍請滿
萬數宰相曰七千可為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勅

賜纁帛拜太公廟丞直廣文館時號為張萬言

避忌

兼御史大夫韋倫奏使吐蕃以御史荀曾為判官行有日矣或謂倫曰吐蕃諱狗大夫將一苟判官何以求好倫遽奏其事今上令改苟為荀而其人不易及使還曾遂姓荀不歸舊姓

戲論

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兩贊府即道晴贊府稱晴長官即道兩終日如此

同本
同本

非不和平乎

失誤

陽伯博任山南二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也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何姓答曰姓漆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歆却迴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之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余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縣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復令其婦出

謬識

相州城門舊以磚壘傳云越王為刺史時作大厝中
鄴中有一士人素無學識而強談經史曾與余俱出
北門其人問曰太守專城此是乎初以為戲言察其
意色非戲也余應之曰此是磚瓦之碑非專城之專
其人悵然自失西門寰為邯鄲令入寺行香見金灯
花不識以為芝草遽修狀申使司差官就檢時兵戈
之後僧徒多後輩亦不之識但云此芝草宿根春時
生葉至夏生花秋乃死見來如此不記種蒔年歲檢
官俱上其事使司知其誤不復問矣

查談

宋史
卷之

宋昌藻考功負外郎之問之子也天寶中為滄陽尉
刺史房綰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通之會有中使至州
館使昌藻郊外接候須臾却還云被額房公澹雅之
士顧問左右何名為額有參軍亦名家子欽笏而對
曰查名該訶為額房悵然曰道額者已成可笑識額
者更是奇人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
者為查又有百數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語大抵
近猥僻

嘲詼

補闕王志安晚不得志久游恒趙之間人畏其口莫

敢引用志安作詩以刺當塗者云末初蘭香科下人
衣冠礼樂與君臣如来若向閻浮出莫現後來丈六
身見者弥增恚恚

慙悚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
之請復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近問之曰有添
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无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
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二字依舊
右相曰若有此還是未盡逖遂巡不能對而退

狂譎

王嚴光頗有文才而性卓詭既无所達自称釣鰲客
巡歷郡縣求麻鈇之資云造鈇具有不應者輒錄取名
姓藏於書笈中人問將此何用荅曰鈇鰲之時取此
蒙藻以克鰲餌兵亂之後嚴光年鬚已衰任州司
戶時刺史有馬州佐已下多乘馭嚴光作詩曰郡將
雖乘馬群官揔是馭對衆吟誦以為笑樂

侮謔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為詩曰舉意三江竭
興心四海枯南遊李邕死北望守珪殂液欲投謁三
公皆會其淪躓故云然宗井范純家富于財液每有

所求純常給與之非一純曾謂液曰君有才而困於
貧迫可試自詠液命紙筆立操而竟其詩曰長吟太
息問皇天神道由來也已偏一名國士皆貧病但是
奴兵揔有錢純大笑曰教君自詠何罵我乎不以爲
過

封聞氏見記卷第十

封聞氏見記

予素有藏書之癖凡親舊見借者暇日多手抄之
此書乃十五年前所抄者至正丙申歲不幸遭時
艱難烽火四起煨燼之余尚存殘書百卷今僻居
深村無以爲遣旦夕賴此以自適亦不負愛書之
癖矣至正辛丑上元日重觀于泗北疑夢軒雲間
夏庭芝伯和父謹誌

封氏聞見記自六与至十卷昔者友人唐子畏
見借所鈔特以不全為恨迺又於栢大中借
抄前五卷庶幾為全書然第七卷中全卷俱
欠止存末段一節耳嗟哉古書之難得如此
百室子弟積書第卷而不讀亦何益哉
朱良育記

卷八
保正

此本乙未歲從小山處得之是舊抄善本而首卷三卷七卷脫
誤甚多己酉秋抄假紅豆齋新抄對校乃傳自吳方山秦酉嚴孫伏
生陸勅先者夏伯和朱良育二跋二錄於卷尾其大脫誤一始是帙而傳
寫謬舛更多惜無完書成茲全璧報是正以俟博雅君子景識

